

世界文學名著譯叢

法·法朗士著

徐蔚南譯

THAÏS

BY ANATOLE FRANCE

泰綺思

正風世界文學傑作叢書

THAÏS

BY

Anatole France

泰 綺 思

法・法朗士著

徐蔚南譯

正風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
三版發行

基本定價拾元

(外埠另加郵運等費)

正風世界文學名著叢譯

泰 綺 思

“Thaïs”

著者 Anatole France

譯者 徐蔚南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一一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八號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聯營書店



Anatole France 肖像

目次

正風「世界文學傑作叢書」總序.....	三一四
「泰綺思」導言(徐仲年).....	五一三〇
「泰綺思姑娘」弁言(徐蔚南).....	三一三二
蓮花篇.....	三三一八八
紙草篇.....	八九一三三五
宴會.....	一三六一一九八
大戟篇.....	一九九一二六二
原著者肖像一頁	
木彫十一幅(係Carlele氏所作)	

—娘姑思綺泰—

4

「泰綺思」導言

徐仲年

- 一 後浪催前浪的法國小說界
- 二 法朗士小傳
- 三 有如南北極的兩種生活
- 四 三條天堂捷徑
- 五 以蠡測海論文章

一

在十九世紀的下半和二十世紀的初年，法國的小說異常發達，遠在詩歌與戲劇之上，論質論量都是如此。從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八〇年，是寫實派的世界；從一八八〇年到

一八九〇年，乃是自然派的天下。許多人對於該兩派的性質往往認辨不清楚。簡單些說，寫實派彷彿是攝影，不論美醜，一律忠實地收入鏡頭；自然派的「自然」兩字乃是「自然科學」的自然，而不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自然派作品常以科學為根據，從而實驗之，因此產生了左拉（Emile Zola：一八四〇——一九〇二）所提倡的「實驗小說」（Roman experimental）。寫實派的小說大師是：佛羅貝爾（Gustave Flaubert：一八二一——一八八〇），埃持蒙·杜·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一八二二——一八九六），如兒·杜·龔古爾（Jules de Goncourt：一八三〇——一八七〇，以上兩人是兄弟），杜苔（Alphonse Daudet：一八四〇——一八九七）。自然派的小說大師是：左拉·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一八四〇——一八九三），禹依斯曼（Joris-Karl Huysmans：一八四八——一九〇七），然而在一八九〇年附近，便有人劇烈反對實驗小說，劇烈反對自然派。有一批人專寫理想小說，如：巴爾貝·杜爾維里（Jules Barbey d'Aurevilly：一八〇八——一八八九），維里埃爾·杜·里兒——亞當（Auguste Villiers de l'Isle-Adam：一八三八？——一八八九），伏居埃（Melchior de Vigne：一八五〇——一九一〇）。另一批人專寫分析小說，如：法朗士，蒲爾舍（Paul Bourget：一八五二——一九三四），巴萊斯（Maurice Barres：一八六二——

一九二三)：此派人才輩出。再一批人專寫風俗小說：有的是想像的風俗：何斯尼昆仲 (Joseph-Henri Boëx 卽 Rosnyainé · · 一八五六生，Justin Boëx Rosny jeune · · 一八五九生) 有的是正真的風俗：舍夫洛瓦 (Gustave Geffroy · · 一八五六——一九二六)，苦加芙 (Lucien Descaves 一八六一生)，亞當 (Paul Adam · · 一八六二——一九二〇)，舍那爾 (Jules Renard · · 一八六四——一九一〇)。歷史小說家有：埃爾克曼——夏脫里安 (Eckmann-Chatrian 他們是兩個人合作的·埃爾克曼，Emile Eckmann · · 一八二二——一八九九；夏脫里安，Alexandre Chatrian · · 一八二六——一八九〇)，路易斯 (Pierre Louys · · 一八七〇——一九二五)，曼特宏 (Maurice Maindron · · 一八五七——一九一九)，普斯巴爾貝斯 (Georges d'Esparbès · · 一八六四生)。地域小說則分兩種，一種是鄉土小說，作者有：洛蒂 (Pierre Loti · · 一八五〇——一九二三)，勒·各非克 (Charles le Goffic · · 一八六三生)，阿雅兒貝爾 (Jean Ajthert · · 一八六三生)；一種是異邦情調小說，作者有：洛蒂，法萊爾 (Claude Farrère · · 一八七六生)，達胡 (J.-J. Tharaud 兄弟二人合作，兄 Jérôme Tharaud · · 一八七四生，弟 Jean Tharaud · · 一八七七生)，古蒂埃 (Judith Gautier · · 一八五〇——一九一七；這位女作家描寫中國，並譯過中國詩)，貝爾脫漢 (Louis Bertrand

：一八六六生）。這是最簡略的敘述，如果讀者願意知道得詳細一些，請賜閱拙著「法國文學五論（亞洲圖書出版社）中的「法國文學思想主潮」和「四十年來的法國文學」。

一

——娘姑思綺泰——

阿那托兒·法朗士（Anatole France），真名雅克·佛朗所瓦——阿那托兒·蒂蒲（Jacques François-Anatole Thibault），於一八四四年，生在巴黎。他的父親諾埃兒·法朗士——蒂蒲（Noël France-Thibault：一八〇五——一八九〇），前王家衛隊執事，保王黨，在省納河（Seine）邊開了一引舊書舖，常有飽學的老頭兒到舖子裏來聊天，予小孩以好古的習慣。稍長，法朗士讀書於斯當尼斯拉斯中學（Collège Steinlas），功課平常，而最差的是法文——關於他的少年生活，可讀紀哈爾（G. Girard）的「阿那托兒·法朗士的少年時代」（La jeunesse d'Anatole France）。繼而他當了圖書館館長，更沉浸於古代書籍裏了。他以詩開始他的文學生活。一八六六年，巴黎勒梅爾書局（Lemerre）刊行一部「當代的巴爾那斯」（Le Parnasse contemporain），包含三十七位詩人的作品；一八六九年準備好第二集，因為戰事的緣故，延至一八七一年出版。

：一八七六年，出了第三集。每集都有新人參加；自從一八六八年起，法朗士加入了這個自由集團：這批詩人就是文學史上所稱的巴爾那斯派，或高蹈派；——希臘神話講大神阿普龍（Apollon）以及九位文藝女神（Muses）居於巴爾那斯山，故該山象徵「詩」。一八七三年，法朗士出版了他的「金色的詩」集（Poèmes dorés），各詩精緻可愛。他又為各書局出版的文集作序，這些序文都寫得很好。他極喜讀書，不過方面多而無秩序。他深受希臘文學和哲學以及法國哲學家伏兒泰爾（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與含南（Ernest Renan，一八一三——一八九二）的影響；以思想論，法朗士是含南的私淑弟子。他的第二部詩集「各央脫婚禮」（Les noccs Corinthiennes）於一八七六年出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約加斯脫與瘦貓」（Jocaste et le Chat maigre）於一八七九年出版。可是他的著名，由於一八八一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西兒維斯脫爾·蓬那爾的罪惡」（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從此他的聲譽蒸蒸日上，一八九六年，他被舉為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會員。一八九四——一八九九間，法國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案子：一個猶太籍的軍官特萊斐斯（Alfred Dreyfus，一八五九——一九三五）被判賣國罪。其實特萊斐斯是冤枉，成了極端國家主義下的犧牲品。左拉、法朗士等出來仗義執言，大聲疾呼。另外有守舊的文學家出來反抗。雙方筆戰

了多年，終於一九〇六年，法庭宣佈特萊麥斯無罪：這是法朗士、左拉等的勝利，也是公理的勝利。從此法朗士走出象牙之塔，參加政治運動，主張公理，主張人道，由懷疑主義者變為社會主義者。一九二一年，法朗士獲得諾貝兒（Nobel）文學獎金：他的聲名越過了國界。一九二四年，法朗士八十歲，舉國騰歡，同聲慶祝。不幸該年他死在巴黎，政府下令國葬，極人世之哀榮！關於他的身世和思想，已有許多研究，可以選讀：胡善（Jacques Roujon）：「阿那托兒·法朗士的生平和思想」（*La vie et les opinions d'Anatole France*）·米雷（G. Michaut）：「阿那托兒·法朗士，心理研究」（*Anatole France, étude psychologique*）·以及很輕鬆的·舍瑞兒（Paul Gsell）：「沙依特別墅的早晨」（*Les Matinées de la villa Saïd*）·勃魯松（Jean-Jacques Brousseau）：「穿了拖鞋的阿那托兒·法朗士」（*Anatole France en pantoufles*）。

法朗士的主要作品是：自傳：「吾友之書」（*Le livre de mon ami*，一八八五）；批評：「維宜論」（*A. de Vigny*，一八六八），「文學生活」（*La vie littéraire*，一八八八——一八九二）；詩：「金色的詩」（*Poèmes dorés*，一八七三）；歷史：「貞德傳」（*Vie de Jeanne d'Arc*，一九〇八，名著）；小說：「約加斯脫與瘦貓」（*Jocaste et le chat maigre*，一八七九，短篇名著），「西兒維斯脫爾·蓬那爾的罪惡」（*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一八八一, 長篇傑作), 「泰綺思」(Thaïs, 一八八〇, 長篇傑作), 「螺鈿小管」(L'étui de nacre, 一八九二, 短篇名著)「貝杜克王后的煙肉店」(La Rôtisserie de la Reine Pédauque, 一八九二, 長篇傑作), 「舍宏姆·古懷泉爾的主張」(Les opinions de Jérôme Coignard 一八九二, 長篇名著), 「紅百合」(Le Lys rouge, 長篇名著)「埃壁鳩爾的花園」(Le jardin d'Épicure, 一八九五, 長篇名著), ——「當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 這是了列四部小說的總題, 不是正真的歷史)·「散步場的榆樹」(L'orme du Mail, 一八九六, 長篇名著), 「柳條製人型衣架」(Le mannequin d'osier, 一八九七, 長篇名著), 「紫寶石戒指」(L'anneau d'améthyste, 一八九九, 長篇名著), 「貝爾舍萊先生在巴黎」(M. Bergeret à Paris, 一九〇一, 長篇名著), ——「滑稽史」(Histoire Comique, 一九〇三, 長篇), 「在白石之上」(Sur la pierre blanche, 一九〇五, 長篇), 「企鵝島」(L'île des pingouins, 一九〇八, 長篇名著), 「天神們口渴了」(Les dieux ont soif, 一九一〇, 長篇傑作), 「天使們的造反」(La révolte des anges, 一九一四, 長篇名著), 「小比埃爾」(Le petit Pierre 一九一八, 長篇), 「如華之年」(La vie en Fleurs, 一九二二, 長篇), 「雅克·杜爾納勃洛虛的故事」(Les contes de Jacques

Fournebroche, 一九〇八, 短篇傑作), 「藍鬆子的七個婦人」(Les sept Femmes de la Barbe-Bleue, 一九〇九, 短篇名著)。我們所繙譯的, 在此所要提出來研究的乃是這部傑作「秦綺思」。

III

「秦綺思」(Thais)作於一八九〇年, 分爲: 「蓮花篇」, 「紙草篇」, 「大戟篇」。在「蓮花篇」裏, 作者敘述聖地旦白衣特住有許多苦修行的天主教徒, 過着最孤獨、最艱苦、最出世的生活。其中有一個叫做法非愚斯(Paphnucos)的, 回想起十年前他在亞歷山大城看見的女優秦綺思, 以爲「她如此這般地喪失她自己的靈魂, 同時, 她又喪失許多許多別人的靈魂」, 就決定去拯救她。他曾經把這個計劃和苦行者柏來蒙商量過, 柏來蒙勸他不要離開沙漠; 又逢到另一位隱士第莫克來斯, 講了一大篇話, 這位隱士可不是教徒, 終於在朋友倪西亞處借到了衣飾和金錢, 去看了一場以秦綺思爲主角的戲, 散場後便去拜訪她。

「紙草篇」分成兩部份, 上半記載秦綺思的出身和經歷, 下半記載她和法非愚斯同

赴「宴會」。泰綺思的父親是個酒鬼，她的母親是個愛財如命的吸血鬼。泰綺思早年沒有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只有一個黑奴阿美師愛護她，對她講宗教故事，暗底裏領她去受了洗禮。後來這個黑奴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年事漸長的泰綺思走上了墮落的途徑：她身體未成熟就失了貞操，被一個老婦人拐去當舞女；當舞女時，她首次戀愛着少年貴族陸里于史，不幸他們的相愛只維持了六個月；此後，傷心之餘，她不再愛任何男子；他由老鴿的被判死刑而獲得自由，她做了女優，大大地著名，衣錦回鄉，但美中不足的是她在紙迷金醉中感到苦悶，遙遠地感到衰老的威脅：正在這個當兒，法非愚斯來向她播道了。

法非愚斯跟了她去赴「宴會」，逢到了當時的一班俊傑。他聽到了懷疑主義者倪西亞、伊壁鳩魯主義者（即肉慾主義者）杜梨紅、斯多噶派（即堅忍主義）的安克利德、亞里亞尼教徒麥爾居、大司教海莫徒、海軍司令郭太……對於宗教、善惡、真理等的高論，各人從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觀點，發揮自己的思想：顯然世界上有不少的「是」與「非」、「善」與「惡」，而「真理」不止一個。宴會的結局，堅忍主義者安克利德當場自殺；法非愚斯乘機把泰綺思拉出是非窩。他跟她到她的家裏，勸信了她，焚毀她的一切財物，然後送她進一個設在沙漠入口處的女修道院，他自己回返沙漠。

「大戟篇」和「紙草篇」是姊妹篇：「紙草篇」敘述泰綺思的生活，「大戟篇」敘述法非愚斯的生活；它們也是一種對比。「紙草篇」描寫泰綺思的自拔，「大戟篇」却描寫法非愚斯的墮落。原來法非愚斯自從把泰綺思闖入女修道院，自己回到沙漠裏去以後，精神上的不安日甚一日。他不懂得、或懂得而不敢招承，這種不安就是熱戀：他熱戀着泰綺思。另一方面，虛榮心也在他心中作怪。不安之甚，他又去請教道友柏來蒙。柏來蒙旁觀者清，向他說：「……我的道兄，我覺得你的苦痛的最大的原因，大抵是從世俗的擾攘中，毫無準備，就突然回到孤獨的平靜裏的緣故。……」便勸他或去訪問鄰近的修道院，或抄寫僧正愛勿冷所著述的「精神的規則」，或記述神父汪督亞納或保祿的教訓。法非愚斯毫不聽從這些金玉良言，正如當初柏來蒙勸他不要離開沙漠而他聽不聽那樣。他妙想天開，爬上二十二古突高的大柱頂上去修行，……去沽名釣譽！可是，沽名釣譽的勾當是成功了，——他還托辭上帝而不敢直承呵，這個懦夫！——他的內心依舊不安，不安，不安！他忍耐不住，某晚上偷偷逃下柱來，却跑進沙漠入口處一所古墓穴裏去了。這書的著者在此安放一個冷酷的對照：在同一沙漠入口處，泰綺思進入修道院，法非愚斯却進入古墓穴：豈非象征着天堂與地獄麼？法非愚斯既然進了地獄，正如但丁「神曲」中地獄門上所書的那樣，一切都絕望了。一切都絕望了，直到一百五十歲